

□散 文

耕地的六舅其实在写诗

侯亚萍

白亮的犁铧有着漂亮的曲线和光滑的犁面,太阳下,白晃晃的,水银镜一般。阳光打在上面,站立不稳,一不小心,便会打个趔趄。

六舅将锋利的犁铧插进泥土里,右手扶紧犁把儿,左胳膊向上一甩,细长的鞭绳甩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鞭梢并未落在前边那头正寻草吃的牛身上,而是在空中停住,发出一声哨响。

牛听到响声,知道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头低下去,迈开步子,身上的撇绳(回牛绳)瞬间绷直。清晨的阳光打在那一身棕红色的牛毛上,油光发亮,像是裹上了一层金边。不时,有几只苍蝇来骚扰,落在牛的背上、肚皮上,牛有点儿焦躁,不停地甩头摇尾抬蹄子,但却无法赶走那些讨厌的苍蝇。我在一旁看得也着急。

牛在前边缓缓地拉着犁,后边跟着扶犁的六舅,犁尖勾速地划开地面,带着潮湿的泥土向一边翻开,像是倾斜的小船划破水面。有时犁尖会碰上一块小石头,发出“咯噔”一声响。六舅眉头一皱,拉紧了牛撇绳,牛停了下来。六舅将

犁柄压压,前边的犁尖便翘出地面,一看,犁尖还好,没被石头崩坏,皱着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六舅的脸上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嘴里低声嘟囔着,大概是在骂那块差点儿崩坏了犁尖的石头。

于是,牛撇绳拉紧,嘴里一声吆喝,正在喘气的牛便又一声不吭,低下头去接着拉犁。

牛是沉默的,人是沉默的,太阳也是沉默的,几只灰不溜秋的麻雀飞来,在牛的前腿后腿之间跳来跳去,寻找泥土中刚翻出的虫子。累了,会停在牛背上歇息,很是自在。

从地的这头儿犁到那头儿,掉个头儿,再犁回来。一个来回再一个来回,于是,一块田里呈现出两种颜色。一半没犁开的田地显得干涸,泛着白色,上面星星点点的几棵小草。那些长得大一点的草,早被我们这些孩子拔了回去喂猪,是等不到长大的。另一半翻开的土地泥土湿润松软,呈褐色,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偶尔,会有一条来不及躲开的蚯蚓,被犁铧割成两截,在泥土里扭动着身子,大概很疼吧。

暑期里的我闲着没事,蹲在地头儿

看六舅犁地或者发呆。六舅看着我:“曲蛇(蚯蚓)不怕犁断,断了会长出两条曲蛇来。”我觉得很是奇怪,心想曲蛇可以这样,人如果割断了身体,也能长成两个人吗?

太阳升得更高了,照在毫无遮拦的田野上。牛身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六舅的头上也渗出豆大的汗珠。于是,到了地头儿,人和牛都歇了下来。歇了半天,歇下来的牛撒了一泡热尿,低头吃起草来。这时,六舅也蹲在地头,脱下脚上的布鞋,在地面磕打,倒出灌进鞋里的土疙瘩或小石子。穿上鞋,腰间的烟袋锅便抽了出来,从上面系着的油黑发亮的牛皮袋里捏出一些金黄的烟丝,装进了烟袋锅,大拇指用力搥了搥,划了一根火柴,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一旁,摆放着我和母亲送来的壶,是那种竹篾编成的外壳。茶水早已泡好,我倒好一杯递了过去,六舅端起茶碗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地上还放着一个洋瓷盘子,里边一盘剥碎的辣椒,一盘泼了热油切得细长的胡萝卜丝,还有烤得焦黄的几页馍片。六舅拿起两页馍片,夹上绿辣椒,就着胡萝卜丝,吃得很

是香甜。

填饱了肚子,也歇了点儿力气,早烟袋重新别在腰间,手里的鞭子再次在空中甩出一个漂亮的弧线。于是,劳作继续。

一圈又一圈,太阳更毒,豆大的汗珠滴进土里,一滴一滴,分不清哪滴是人的哪滴是牛的。汗珠常常会遮住眼睛,六舅挥一下手,粗糙干裂沾满黄土的手背抹掉了汗水,脸上留下一道道泥水的印子。

牛的汗珠,人的汗珠,都流进了土里。农人相信,种进土里的东西如同庄稼一样,都是种进土里的种子。

除了冬天,其他三个季节六舅都会忙着犁地种庄稼。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六舅,一生的汗水都洒进脚下的这片泥土。种下了汗珠,也就种下了希望。六舅唯一的希望就是养活一大家子人,想方设法供表哥表姐们好好读书。

六舅是在种地。其实,六舅也是在写诗。六舅的诗写在厚实的大地上,一行又一行。六舅写的诗句,会结果子。

太阳下,一牛,一犁,一人,影子投在地上,构成一幅剪影,纯朴,美丽。



大漠驼影

曹惠民 摄

□散 文

夏 蝉 嘹 亮

西杨庄

骄阳似火的盛夏,夏花艳丽时节,正是蝉声嘹亮之际。好听蝉鸣,是大自然天籁对人们的一种恩赐。暑热难当,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早已销声匿迹,躲到浓荫中歇伏去了。而蝉则扯开了喉咙开始夏日行吟。往往是一只蝉鸣响几缕清音,远远近近的蝉们立即一齐合鸣。闭目静听蝉声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那嘹亮的蝉声,清脆悦耳,阵阵奏鸣着夏天最热闹的旋律,更是装点了夏日不衰的色彩。此时,只有学会聆听、用心倾听,才会从中感受更多的生活韵味。

夏天是一首绝句,年年蝉声依旧,在平平仄仄中不倦地奏响人生的真谛。蝉者,禅也,听蝉鸣夏,绚烂着我们的心情。听蝉鸣声,更需有澄明的心境,如果心气浮移,那么蝉鸣就不是精神上的享受,而成了令人心烦意乱的话噪。王籍有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一种“有闻无声”的意境,蝉鸣越噪,反添静境。燥热的夏天,心浮气闷,有时多听听蝉鸣,却能够让我们静心处事,多一份悠闲自如。

听蝉鸣夏,消受夏日里独有美妙的蝉声,神气会为之清爽,暑燥会为之消去。而盛夏午

后的蝉鸣,那一种“知了,知了”的鸣唱气势恍如一支庞大的乐阵,奏响清幽的古曲;也像铺天盖地的涛浪,翻卷澎湃的激情;更像迅疾沉浑的夏雷,滚动强劲的韵律。

倾听蝉鸣实在是一种享受, 蝉鸣忽高忽低、时急时缓,蝉声多样,有的属于美声唱法,有的则像民族唱法。有的尖锐的刺耳,有的清爽明亮。只要有一只蝉起头,便会引来一片争鸣,它们不需要指挥,歌声却浑然一体,如行云流水,优游其中,可以沉淀心中的情绪,得到深深的共鸣。此刻蝉鸣入耳,思虑则穿越千古,可与苏东坡一路宦海沉浮一路豪放吟唱:可叹白居易贬来贬去不改乐天本性;可喜李白纵情山水,与自然唱和,与友朋唱和,孤帆远影,班马萧萧;可见杜甫在流逝当中不辍记载史实,虽有沉郁顿挫,却也语语惊人;可贺李贺骑驴吟诗,在红尘之中忘世;可贺徐霞客数十年不辞辛苦,无畏无惧,游记天下,为山水写史作传;还可以羡慕陶渊明尽享田园之乐,乘车或驾舟,自然行止,可谓潇洒!等等。

美哉,这掠过夏日的嘹亮蝉鸣,掠起了听者内心的美丽涟漪。

□小小说

邻居老张

戴伟明

没有老张,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所以这次先斩后奏也要来看看老张。

我听呆了,还有这样的事,这是我印象中的老张吗?人真是不可貌相,我后悔这么多年来对老张的冷漠、误解,甚至厌烦。

估摸着老张也该回来了,我帮男孩拿上东西,直奔隔壁。开门的是老张的老伴,老张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孩子鞋子也不脱,就跪在老张夫妇面前说:“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重生呀,我来谢恩了!”

老张赶紧扶他起来,说:“重生,叫你不要来,你怎么不听话呢?我知道你现在很有出息了,我们高兴呀!”老张的语气既有责怪又有欣慰。

“爸、妈,重生天天念你们呀!哪有儿子不看望父母的!我还给你们买了新衣服,快试试。”

“乱花这个钱干嘛!省点钱买房子、娶老婆多好。”

“我现在不缺钱了。这么多年来,你们为

□诗 歌

母亲与菜园耳鬓厮磨

涂启智

老家的菜园里
经常造访的是清风明月
母亲弯腰拔草
为豇豆茄子黄瓜解开心结

累了,坐在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上
以手指为梳,梳理风中飘扬的白发
梳理那些日渐模糊的陈年旧事
阳光下,汗珠一颗接一颗
仿佛尘封的故事被打开
闪闪发亮

无非陈芝麻烂谷子
母亲一遍又一遍忘情咀嚼
津津有味,就像老牛
用与生俱来的反刍治愈

□诗 歌

美好的一天(外三首)

张 标

清晨,经过公园路
遇见从乡下赶来的土豆和艾草
它们土里土气,安守如初

中午下班,照过群神庙堂的阳光
穿过高楼缝隙,悄悄覆在城市角落
补鞋匠的机车声上

夜晚,漫步神光山,给蜗牛让路
向神灵讨到一掬水
捡回一串虫鸣、几粒星光

风栖湖漫步

雨帘收起,夜幕降落
场面盛大的风栖湖,足以容纳
来自四面八方的风、灯火、歌声
和形色各异的人群

从县城起来的一家
在这里放下疲惫,融入山水。
栈道上
彼此有说有笑,走得很近
偶尔,他会停住脚步
俯身教三岁女儿
辨识蜗牛、五色梅、狗尾草
告诉她,这些低处的动植物物

□随 笔

人品点滴间

鲍海英

晚清重臣曾国藩,才兼文武,也善于识人用人。

咸丰初年,曾国藩上疏称:“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他这份《应诏陈言疏》切中时弊,深受咸丰皇帝赏识。

更早,在回长沙办团练时,曾国藩曾提出选将的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功成名就后,曾国藩仍以举荐人才为己任,他所举荐的“疆臣阉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

曾国藩善于用人,源于他知人、识人。他在这方面眼光锐利,经验丰富。《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这段话是说,陌生人只要被曾国藩的眼睛静静地望一会儿,其才情品性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刚吃完饭,正在散步,因此,那三个人就在一旁恭候。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

生活的创伤。我休假回家
母亲不停地唠叨
我像麻雀儿,飞到远方
母亲就向探望她的侄男侄女倾诉

当偌大的房子空寂下来
母亲拎起竹篮
一天两趟深入菜园
与西红柿辣椒空心菜
耳鬓厮磨
就像赶赴青涩年华的那场约会
风雨无阻,甘之若饴
这些蔬菜围着母亲
以茂盛的长势安慰她——
您的心事我们懂

虽微不足道
却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和名字

栈道尽头,石桥拱背,溪水流向低处
只有又高又大的花灯楼
站在山顶,俯视人间

夏日情话

在一壶普洱前
我们谈及窗子,你说,开大些吧
好让满山青翠和蝉鸣进来
我说,还是半开半合好
一半迎接新鲜空气
另一半,刚好挡住残缺的墓碑

致女儿

清晨,女儿坐在书桌前,用彩泥拿捏她心仪的虫鱼、花草、小兔子
又随意将它们,
安放在一尘不染的白纸上

她用稚嫩的声音和小手,招我过来
灯光下,我看见她的世界
如同雨水洗过的天空,
干净、简单而美好

曾国藩却说必不。李鸿章很惊讶,曾国藩说:“在散步时,那三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后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

曾国藩散步, 不过一小时的光景。就这短短的时间里,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也许有人要说,曾国藩也太绝对了吧。其实,一个人的品性,可在很短的时间内, 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观察出来。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散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因此, 三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得出的结论,自然正确。

一个人的素养和品性,总是呈现在每个细微的动作里。善于识人者,往往善于察微。曾国藩察微识人,带给世人极为特殊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启迪。

了帮助我,省吃俭用。看看,爸爸都瘦成这样了!”

老张的老伴不由也说:“我经常劝你爸要加强营养,保重身体,也把自己装扮打扮,可他就是不听。你看看他,整天穿的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像个叫花子,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几年前也戒了……”

原来我真是冤枉好人了,顿时感到很自责。我回到家后,跟老婆说了此事,老婆也有同感,还说:“我们也应该多做善事,像这样的好邻居上哪儿找呀!”

重生临走前,我特意请老张一家人吃了一顿饭,一方面是送行,另一方面也想表达对老两口的敬意和歉意。重生无奈地告诉我,老张还是那么拧,这次给他带来的 10 万元,怎么也不肯收,还说给钱对他不尊重。

“唉,慢慢来吧,我在成都已买了房,过一段时间安排他们过去住住、玩玩。”

这些天我感慨甚多,总想把老张的事迹宣传一下。他一听,就更急了:“老邻居呀,你不要‘害’我!我也是一名党员,我在困难的时候也有人资助过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人。

故事还没有结束,最近我听老张的老婆说,老头子又挂钩资助了一个贵州山区的贫困学生,要继续他的帮扶大业。



溪水潺潺

曹永华 摄